



钢铁

贺晓彤 (苗族) /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是这样炼成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 贺晓彤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404-4159-3

I. 钢... II. 贺...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41312号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贺晓彤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谢不周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印张: 25

字数: 450,000 印数: 1-15,000

ISBN 978-7-5404-4159-3

定价: 36.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献给“娘家”的礼物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代序

文/谭谈

上世纪八十年代，红红火火的湖南作家群体，被世人誉为“文学湘军”，这支“军”中的许多猛将则是从工厂、矿山里闯入进来的。萧育轩、水运宪、聂鑫森、何立伟、陶少鸿、叶梦、姜贻斌、林家品等都在工厂、矿山工作过。贺晓彤的“前身”，是冷水江钢铁厂的一位女工程师。

这些从工矿里走出来的作家们，在文坛里“风光”着，他们曾经劳作过的工厂和矿山，却在经历着时代前行的“阵痛”。有些改制了，有些破产了，有些经历过痛苦后又赢得了欢欣，新生了，蓬勃发展了。原本那些养育着自己的工厂、矿山，作家们曾经是十分十分熟悉的。而这时候，他们却感到陌生了；那些与自己十分亲近的工友，这时候与他们却有了距离了。

就在这样的時候，湖南省文联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别有用心”地组织了一次“工人作家回娘家”的采风活动，让这些从工厂、矿山里走出来的作家，重返他们的工厂，去亲近他们曾经十分亲近、十分熟悉，而今天却有了陌生感、距离感的工厂和工友。时代的激流，冲击着这群作家们的心房，在他们的心底掀起波澜！

贺晓彤，就是这个“工人作家回娘家采风团”中的一位。

这一天，采风团来到湘中工业重镇冷水江。这位女工程师，回到了她当年工作的冷水江钢铁厂。昔日的工友，纷纷与她诉说这些年工厂走过来的痛苦而又欢欣的路，一遍又一遍地向她夸赞着一个人。这个人，贺晓彤在厂里的时候，还和他在一个车间工作过。四年前，这座曾经红红火火的、数千工人的国营大厂，已是负债几个亿、工人半年没有发工资。因为欠电费几百万元，市供电局拉闸断电，三千多工人蜂拥而上，团团包围市供电局，五十几辆大卡车堵住了全市交通要道，引发了轰动全国的大事件。在这样的境况下，省国资委审核批准了这家曾经十分红火的工厂破产倒闭。省冶金厅在冷钢工人們的强烈要求下，派遣曾在这个厂担任过副厂长、时下已在长沙某厂当厂长的陈代富回到这个厂，着手处理破产事宜。面对一张张自己十分熟悉、如今却是十分痛苦的脸，看着一双双自己十分亲切、如今却是深含企盼的眼睛，一团火，在这个上级派他前来自为工厂处理“后事”的陈代富心里蓬然而生，熊熊燃烧。“我可以死，我们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002 冷钢不可以死!”他向厅里领导请缨:“派我回来,我一定要把厂子带出困境,让她新生!”……往往,生活本身,远远比源于生活的文学作品精彩!许多扣人心弦的生动故事,从工友们的口里,流进了贺晓彤的心里!此时此刻的她,也如当年的陈代富,一团火,在心里蓬然而生,熊熊燃烧。

采风活动结束后,贺晓彤回到长沙,安排一下家里的事,又马上回到了那座留有自己青春岁月的工厂,她要对这个死而新生的工厂,要对使这个厂子起死回生的人们,进行跟踪采访,要去听更多更多工友们讲述的使自己心醉、使自己心痛、使自己心喜的故事,从这些故事里,看到了这个国营大厂,经历过怎样艰难的改革,在一群硬汉的手里,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奇迹!……

如今,一部近五十万字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长篇小说,就摆在了你我面前。生活里的那个迎难而上、敢于担当的钢铁汉子,令我敬佩!而我的这位富有时代责任感的作家同行,也使我十分钦敬!我爱现实生活里的血性男儿陈代富;我更爱作品里的钢铁硬汉陈大富!我赞美这个钢铁厂炼出的钢铁,我更赞美这个钢铁厂炼出的钢铁一样的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民族的脊梁!

2008年6月5日晨·长沙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1

第三章 / 025

第四章 / 049

第五章 / 070

第六章 / 087

第七章 / 116

第八章 / 144

第九章 / 172

第十章 / 209

第十一章 / 239

第十二章 / 261

第十三章 / 281

第十四章 / 299

第十五章 / 318

第十六章 / 344

第十七章 / 369

尾声 / 392



第一章

[一]

郭明洗漱完往餐桌前一坐，李杏子就从厨房端出一盆蒸红薯一碟辣椒萝卜条送到他面前。郭明的胃立马条件反射泛起一股酸水。眉头一蹙，说：“又是蒸红薯！老婆，你就不能换个花样吗？”李杏子解下围兜儿，坐到桌子边拿起一个红薯剥着皮，漫不经心地说：“换什么花样呢？”郭明不满地说：“天天早餐是蒸红薯，你就不能切成片放点盐或糖煮呀！”

李杏子见丈夫真动了气，知道这个时候是不能针锋相对的，必须以柔克刚。便笑嘻嘻地说：“老公，对不起，明天早餐给你做煮红薯片吧。不过，蒸红薯煮红薯烤红薯还不都是红薯吗？我何尝不想换着花样让你吃呢？比如豆浆油条，比如牛奶面包鸡蛋什么的。可是钱呢？”

一说到钱，郭明便心虚了，顿时就矮了半截。他是许港钢铁厂动力车间的主任，工厂生产每况愈下，已经负债累累，四座高炉只剩下一座在奄奄一息地冒烟了，眼看就要全部停产。去年职工的工资就没全发，今年索性就发不出工资了。郭明已经五个月没往家拿回一分钱。要不是妻子每月那点工资，要不是农村兄弟送来百多斤红薯，只怕填饱肚子都成问题了。郭明于是拿起筷子夹了根萝卜条放进口里，脆生生地嚼着，辣辣地开了胃口。李杏子见丈夫果真消了气，便将剥完皮的红薯递过来。

郭明接过红薯就着辣椒萝卜吃着。李杏子也边吃边和丈夫聊起来：“老公，你们厂子肯定要破产倒闭的。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你懂电气有技术，何不像曾工程师他们那样一走了之，听说他们到外地打工每个月能拿一两千元工资呢！”

郭明说：“我不是没想过。但心里总不甘。你说许港钢铁厂当年多红火啊！是许港市最大的国营企业，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烂摊子，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呢？我是车间主任，要是也出去打工，那两百多工人怎么办，不就散了吗？”

“迟早要散的！与其大家在一起耗着等饿死，还不如各自出去谋条生路。”李杏子接着说，“我看你们厂垮就垮在楼厂长手里！职工半年都没领工资了，可他倒好，隔三差五地跑到我们娱乐城去喝酒唱歌吊妹坨，哪次消费不是几千元！可恶的是连请小姐的小费都要我开进发票回厂报销。我留了个心眼算了一下，上个月他在娱乐城就消费了八万多！”

郭明惊愕地望着妻子半天没吭声。一口红薯哽在喉部，端起杯子喝了两口水才咽下去。这才说出话来：“老婆，这事你可不要对别人去说啊。工人们如今火气大得很，知道了还不把楼厂长他们打死，不知要捅出多大篓子！楼厂长上任后，正是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他的管理模式还是老套路老观念，使整个工厂生产运营都不灵。厂子都快垮了，他哪还有心去娱乐呢？哪还舍得用公款去花天酒地呢？”

“你不懂了吧，他这叫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知道我们娱乐城的人背地里都叫他什么吗？”李杏子问郭明。

“叫他什么？”

“搂厂长，搂抱的搂。他每次去娱乐城都要请小姐，搂着喝酒，搂着唱歌，最后搂着睡觉。”

“可不能瞎说。”

“瞎说的是猪。娱乐城的人都晓得。他和我们老板是哥们，所以谁都敬着他，当面奉为上宾，背后耻笑谩骂。”

郭明吃不下去了，将剩下的半截红薯扔进了盆子里。叹口气，说：“老婆，不管怎么说，楼厂长对你我是帮过忙的。他上台后提我当车间主任，你进娱乐城当收银员还是他托朋友安排的。”

“你业务好，又能干肯干，副主任提正主任还不是早晚的事。他安排我去他哥们的娱乐城收银，其实他是有目的的。喏，他每次花费完了要开多少钱发票，我能打反口吗？还老碍着面子做不得声。早知这样，我就是到商场站柜台到饭店洗碗也行，眼不见为净。老公，你不知道，每次看见他花那么多钱花天酒地，再想想厂里那么多困难户连饭都没有吃了，我这心里就难受、就愤愤不平！”

“唉，有什么办法啊！”郭明幽幽地叹息道。

“要想你们厂起死回生，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换领导班子！罢掉楼厂长，要原来那个被楼厂长排斥走了的陈大富副厂长来主持工作，他既有魄力又有水平，还大公无私，我听见你们厂好多职工都念他好。”

“陈大富确实优秀，是办企业的大才，原来全厂工人都佩服他。可是人家现在已到省城冶金机械厂当厂长去了。人往高处走，谁愿意从米箩里跳回糠箩里呀！”郭明说完起身去换工作服。

李杏子想想也是的，陈大富当初是憋着一肚子气离开钢厂的，如今只怕用八台大轿也抬不回来了。

许港钢铁厂位于资水中游的许港市北面，建于一九五八年，当时是全省三大钢铁厂之一。占地面积一千五百余亩，无论是建设规模还是产值产量，都是当初许港镇的半壁江山。每天在镇上穿梭的车辆十台中至少有六台是有“许钢”标志的运货大卡车。当初的“许钢”确实牛，年轻的炼铁工人休息时间到镇上

走走玩玩，一律都喜欢穿印着“许钢”字样的工作服，人们见了都会投来羡慕的目光。后来镇上和周边农村长得漂亮些的姑娘大多都成了许港钢铁厂工人的老婆。郭明的父亲是建厂第一任炼铁炉炉长，年轻强壮的炉长娶的就是当年的镇花。郭明秉承了父亲的强壮倔犟、母亲的俊朗纯良。李杏子没读过大学，在职业学校学过两年财会。是土生土长的许港人。家境不是太好。而因为她的美丽和非常女人的性格，追求者多得很。可她不要股长科长不要公安干警老师军官，铁了心嫁给了英俊强壮的大专生郭明。结婚五年，儿子四岁，日子却越过越窘迫。李杏子工作的塑料厂倒闭，郭明又领不回多少工资。去年初夫妻俩商量将儿子送回郭明的老家农村，由退休还乡的爷爷奶奶带养孙子。这样的安排两全其美，一方面减少了养儿子的大笔开支，另一方面也为退休养老的父母无趣的生活增添天伦之乐。父母确实是高兴了，两老的退休金虽说不多，但在农村足够小康生活水平。山清水秀，乡情纯朴，有个小孙子绕膝，两个老人感到很幸福。儿子送走了，这小两口一段时间里不习惯，尤其是李杏子下了岗，儿子又不在身边，整日以泪洗面，俊俏的脸日渐憔悴。郭明心疼老婆，怕她闷出病来，想到自己与楼厂长关系可以，知道厂长的关系多门路广，就求他帮忙给李杏子找个事做。没两天，楼厂长就把她安排到朋友开的娱乐城当收银员了。

许港钢铁厂的生产区和生活区之间隔着一座叫土堆子的小山丘。生产区和小山丘之间是办公区文体活动场所和单身职工宿舍区。郭明这天早上翻过土堆子山，经过单身宿舍区时，闻着了刺鼻的煤烟气。他知道这些气味是从宿舍楼那些个门窗里溢出来的。自从去年工厂月月拖欠工资以后，职工的生活就没了保障。今年上半年只发了一个月的工资，机关干部、工人中有门路的都办了停薪留职或病退手续，大多投亲靠友出外打工去了。也有向亲友借些小钱摆个小摊做起了小贩。六千职工只剩下了三千来人还在岗位上耗着。工厂原来三个职工食堂只有一个开伙了，说不定这一个也保不住会关门。因为职工们都嫌食堂的饭菜贵。单身职工每人有个小煤炉，自己开伙做吃的。郭明就听车间工人小王说过：“郭主任，我到食堂吃就是不买荤菜，一天也要五六块钱。自己做饭，花五块钱买米面咸菜小菜凑合着能过一星期呢！”

郭明闻着煤烟味，望望那些烟雾缭绕的门窗，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快步如飞地穿过五栋单身宿舍楼，向他的动力车间走去。

〔二〕

动力车间在钢铁厂里算不上一线岗位，但绝对是关键要害部门。它负责向炼铁的高炉炼钢的转炉供电供水供气。关键时刻如果停电停水停气，那就是大事故，造成的损失至少也是八十上百万。郭明深知自己工作责任之重大。不论上班下班时间，他心里的弦都绷得紧紧的。上个周末深夜两点多接到锅炉工的

004 电话，说气压上不去，找不出原因。他二话没说，挂上电话连外衣都顾不上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车间跑，平时走半小时这次只用了七八分钟就大汗淋漓地跑到了车间，他先查看了气压表，再打开锅炉火门观察了炉火。马上就找出了原因是火力不够。他问当班工人：“是烧的新进的煤吧？”工人惊讶极了：“主任，你怎么知道？一小时前我们才拖了一车下午刚运回的煤。”郭明松了口气，说：“这就对了。厂子这次买回的煤质量肯定差。你们就不能像以往那样的频率往炉子里添煤，要勤着点，十五分钟加一次，你们辛苦点吧。”

工人照办了，郭明在锅炉房守了四十分钟，气压果然就正常了。

郭明走进动力车间，一如既往地先到配电房，查看夜班工人的工作记录，问了问情况。再到锅炉房、水处理房一一查看询问之后，这才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说是办公室，实际上就是车间的仓库，工人的劳保用品和生产工具都堆放在这里。只有靠窗摆着一张旧桌一条破藤椅，和桌上那台电话，还有点办公室的意思。

郭明刚往破藤椅上一坐，电话就丁零零地响了。他拿起话筒喂一声的同时，憋不住放了个响屁。话筒里传来粗犷的笑声，说：

“郭主任，听响声，你有蛮大的气啊！”

“对不起对不起。”郭明不太好意思连声说，“刘炉长，我天天早餐吃红薯吃得肚子气鼓鼓的，红薯就是造屎造气的东西。”

“你家有红薯吃还算好的。我屋里堂客天天早上抓两把米煮一大锅稀饭，稀得跟米汤样的。喝三大海碗胀胞肚子，结果撒两泡尿就没了，还没到中餐时间肚皮就贴到背了。”刘炉长说。

“你们炉前工有厂里管呷一餐饭呀，中餐可以饱吃的。”

“没得工资发，还不给餐饱饭吃，哪个还会来干这累死人烤死人的活呢？”刘炉长转而气呼呼地骂起来，“娘卖×的，我老子病了没钱住院，活活在家捱死了。我堂客为了给天天哭着喊着要吃肉的崽子荤菜吃，隔三差五跑到饭店去要人家的剩菜，这跟叫花子乞丐有么子两样嘛？过的什么卯日子哟！娘卖×的，我真想找人打一架！”

刘炉长大名叫刘得旺，是三号高炉的炉长。家是农村的，初中毕业就应征入伍了。在部队当了三年兵，复员后就进了许港钢铁厂。本来安排去翻砂车间开行车。他得知炉前工是一线工种，累是累些，但有各种补贴，工资比一般工人要高出两百来块。于是强烈要求到炼铁炉当了炉前工。他有力气又肯干，连年评上先进生产者。干了几年炉前工就当上了炉长。还和动力车间的女电工孙红梅结婚生了子。

郭明觉得肚子有点胀痛，好像是要上厕所了。于是冲话筒说：“刘炉长，牢骚太甚防肠断啊！你来电话的目的不会是要我喊你堂客来接电话吧？”

“要她接么子电话。要找她我不晓得直接打到她配电房去呀。郭主任，跟你

说正事吧。这两天气压和电压都不太稳，你可要保证我当班时莫出问题。许港供电局不会因为我们厂欠他们电费使什么坏吧？”刘炉长说。

“应该不会。我们厂欠了人家三百多万元的电费了。已经两次通知要停电，还是市政府出面调解才没有真停。放心吧，保证你的高炉用电用汽用水。对不起，我内急要上厕所了。”郭明不由分说挂上了电话，急往厕所去了。

配电房在车间办公室旁边一栋楼里。今天值白班的是孙红梅和叶小娜。师徒俩查看过夜班记录，把配电房的设施表压检查过一遍，接完班就没事了，坐在工作台边闲聊起来。叶小娜指着放在墙角的一袋子菜蔬，问孙红梅：

“师傅，你今天发财啦？买那么多菜，还有一块肉呢！”孙红梅苦笑了笑，犹豫了一会，说：

“都不是买的。”

“不是买的？难道是捡的偷的呀。”叶小娜开玩笑说。

“差不多吧。”孙红梅看见叶小娜一脸的猜疑，干脆说了个痛快，“小娜，你师傅虽穷，但绝不会去做偷、抢的事。都如实告诉你吧。我每天早上七点钟都会到三里桥农贸市场去……”

“怎么去那么远的地方，工厂附近不就有个菜市场吗？”叶小娜不明白。

“我特意舍近求远的。我们两口子几个月都没领到工资了，哪还有钱买菜。只能到菜市场捡点人家不要的菜帮菜叶子。树要皮人要脸，在近处捡怕熟人看见。三里桥远，没人认识我。今天早上我正在捡别人扔掉的菜叶时，那个卖菜的大嫂突然与我搭话，问：‘大妹子，我看你天天来，捡回菜叶是喂猪还是喂兔子？’我告诉她：‘喂人。’她大惑不解，说：‘小菜才几个钱一斤，你都买不起？’我坦白地告诉她：‘买不起，我和我老公几个月都没领到工资了。儿子正长身体天天喊要吃肉，小菜都买不起哪还买得起肉。’你猜她怎么说？”

“怎么说？”叶小娜反问。

“她立马说，哦，那你是‘许钢’的吧。唉，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天下。许港钢铁厂快倒闭了，许港市人尽皆知。那个大嫂边说‘作孽，如今的许钢工人还不如我们农民’，边往我的提兜里塞大白菜、茄子和辣椒，我不要都不行。谢过大嫂后往回走，可能我和大嫂的对话旁边的肉摊主听见了，当我走过他的肉摊子时他叫住了我，顺手拿起一块肉放到我手上，说：‘拿回去吧，给孩子做餐肉吃。’我哪能要人家这么贵重的东西呢，谢过他，把肉又放回他的案板上。那个摊主真是善心诚心，执意将肉放进我的提袋里，说：‘拿回去，算我借给你的，日后有钱了再还我。’……”

“师傅。今天是个好日子，你净碰上好心人了。”叶小娜很感慨。

“是啊，我一路都在想，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日后我要是真有钱了，一定十倍百倍千倍地还他俩的情！”孙红梅转而十分低落地说，“只怕没有还情的机会了。我们厂照这样下去，准会破产倒闭，那就一点指

叶小娜被师傅的情绪感染，也是一脸愁容，叹息道：“真不知道工厂领导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整天车进车出的在干些什么？工厂落到这个地步，责任在领导！”

“我老公他们炉前班火气更大，说恨不得一把火烧掉厂办公楼，把那些小轿车都拖出去卖掉……”孙红梅见叶小娜在向自己使眼色，便打住话转头一望，只见郭明正朝她们走来。说：“孙师傅，小叶，高炉、转炉都反映说这两天电压不够稳，你们当班要警醒点，勤走动多查看，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行，主任放心。”孙红梅站起来说。

“还有，孙师傅，你早上煮稀饭还是多放把米少放瓢水吧，免得老刘上班时总跑厕所。”谁知郭明这一句玩笑话，竟说得孙红梅眼圈都红了。郭明不知说什么好，场面有点尴尬，他只好又说：“开句玩笑莫当真。小叶，你年轻，多替你师傅做些事。你们忙吧，我回办公室。有什么问题打电话。”

不知怎么回事，郭明今天感觉自己心里总是慌慌的很不踏实。回到办公室也坐不住，在有限的空地上来回地走着。不一会，电话急骤地响起来，他一把抓起话筒，就听见刘炉长粗门大嗓地喊：

“郭主任，怎么停电了？！娘卖×的，刚要出炉，就停了电！还不送电，铁水倒不出凝固了整座高炉就报废了！”

郭明头皮一炸，心跳加快，说：“怎么可能，我才从配电房回来的。你别急，我马上去处理。”郭明放下电话就往外跑。一出门就看见叶小娜火急火燎地跑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郭主任，你这电话老占线。突然停电了，是市供电局拉了闸！”

郭明二话没说，又退回办公室，拿起电话拨通厂调度室的电话，劈头就问：“你们接到供电局停电的通知没有？”

“没有。他们这次搞突然袭击，临时拉闸的。转炉、高炉的钢水铁水都报废了，要是停电时间太长，炉子就全废。怎么得了！”调度员马新元急猴子似的叫着。

“厂领导呢？快想法子呀！”

“楼厂长他们都不在，只有个工会主席在，有鬼法子想。”马新元完了问一句，“你是哪个？”

“我是动力车间郭明，问这个有卵用！”郭明一急就说出句粗话，他挂上电话，紧接着拨打楼厂长的手机，是关机的声音。一厂之长，上班时间不开机，人又不在办公室，搞什么名堂，难怪厂子如此衰落不景气！郭明气得把电话筒重重地摔下。无辜的电话机立刻抗议般地大叫起来。郭明拿起话筒没好气地问：

“谁？”

“鬼！停电原因查出没有？”刘炉长在吼。

“市供电局搞突然袭击，拉闸了！”

“娘卖×的，这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刘得旺噙一声挂断了电话。

[三]

刘得旺怒火冲天，甩下电话走回炉前，对着几个束手无策的炉前工吼：“兄弟们，供电局拉闸停电，搞突然袭击！大家操家伙，算账去！”说着拿起一根炉火棍就往外走。刘得旺平时在炉前班有着绝对的权威，工友们都服他。跟着他就是赴汤蹈火，大家都不会犹豫含糊。于是大伙各自操起了铁铲、铁棍，一路小跑跟在刘得旺身后。一班人走到厂部办公大楼前，刘得旺望见电线杆上那个大喇叭，心生一个主意。

“兄弟们，先上楼去。”刘得旺带领一队人马冲进办公大楼，径直上了三楼。楼道里静悄悄的，厂长办公室、副厂长办公室都锁着。刘得旺一连踢了四五扇门都没人开门。他一边用铁棍使劲敲砸着地板，一边大嗓粗喉吼叫：“人呢？都死光了吗？”工人们跟着一起吼骂：

“妈的×，高炉出了这么大事，领导人影都不见！”

“你们不管工人的死活，要你们这些领导做卵用！”

“统统去死吧！大家都不活算了！”工人们越骂越气，有人用炉火棍砸破了楼厂长的办公室窗户。外面的吼骂声，地板门窗被敲砸声传到了楼道尽头的调度室，值班的调度员打开门走出来，还没开口说话，手操家伙的工人一拥而上把他团团围住了。

刘得旺一看是和自己一块进厂的战友马新元，怕工友们心急打错了人，就吩咐大家：“兄弟们，不关马调度的事，莫为难他。”转而问马新元：“厂里的头头们呢？”

“我也急着找他们，一个都找不到。”马新元额头上的汗珠一颗颗往下掉。

“你把扩音器打开，我有话要对全厂人喊。”刘得旺说着将马新元半拥半推到调度台前。马新元打开扩音器，将音量开到了最大。刘得旺对着麦克风就喊：

“全厂职工们注意，市供电局拉闸停了我们的电，厂里的头头脑脑人影都见不着，没人管工人的死活了，只有我们自己管自己，大家要是不想我们厂倒闭垮掉，就赶紧行动起来吧！”刘得旺喊完话，就带着炉前工往楼下走。

刘得旺刚才那一阵喊话，在厂区各个角落响起来，像一根根导火线迅速点燃了工人们内心积压已久的怒火怨气，各工种岗位上的工人不约而同地冲出了车间，往厂部大楼跑来。刘得旺和炉前班的工人们从三楼下来，走到办公楼前坪里，见工友们从各个方向涌来。他没有说一句话，带着大家往市供电局冲去。

许港市供电局坐落在资江河畔明阳山脚下，独立一个院子。前面是一栋五层楼的办公楼，后面是掌控着全市用电的变压器站、配电调控中心。再后面是两

从拉闸停电不到一小时，供电局已被许港钢铁厂两千多工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架势着实让供电局的领导和员工受骇。大家赶紧分头将自己的办公室门反锁上了。局长迅速拨通市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秘书，一听事情非同小可，赶紧请秘书长接电话。

“许钢工人为何包围你们供电局？”梁秘书长劈头就问供电局局长。

“他们厂已欠了三百多万元的电费，屡催不交。今天上午就停了他们的电……”局长没说完，梁秘书长就打断了他：

“谁批准你们拉闸停电的？！哎？！前两次你们就要停人家的电，市领导是怎么跟你说的？！许钢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了，工人饭都没得吃，你让他们拿什么交电费？供电局少那几百万电费，你们没饭吃了吗？这下好，你们擅自行动搞人家突然袭击，造成重大的损失你知道吗？这不是在激化矛盾，给市政府出难题吗？！”梁秘书长劈头盖脑地将供电局长一顿呵斥。局长明白自己这回闯了大祸，汗珠子一个劲从脑门上蹦出来。心慌气短地问秘书长：

“梁秘书长，许钢工人都红了眼，这么多人围堵住我们局，现在该怎么办啊？”

“怎么办怎么办，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梁秘书稍停，明确指示，“第一，赶紧先给许钢送电；第二，千万不能激化矛盾，好好劝说解释，如果激化了矛盾，一切后果你们自负！”

供电局长立即召集三个副局长和保卫科长在三楼会议室开了个短会，把市政府梁秘书长的指示传达了一遍，会议做出两个决定，首先通知调控中心给许港钢铁厂送电；然后由主管业务的副局长向围堵在供电局周围的许钢工人们做劝说工作。副局长走出会议室，站在三楼走道上往下一看，见那么多钢铁工人手举着铁棍铁棒铁铲什么的，喊的喊骂的骂，一片混乱。他心里直哆嗦，不敢往下走，举起双手，站在三楼栏杆边向下面的人喊话：

“许钢的工友同志们，请静一静，静一静。”

刘得旺于是对工友们打招呼：“大家静下来听听他说些什么。”喊骂声立即小了许多。

“工友们，供电局是国家的……”副局长的话还没说完，有人就大喊：

“你们是国家的，难道我们钢铁厂是帝国主义的吗？！同样是国家的，凭什么你们吃鱼吃肉，我们连饭都没得吃！还要搞突然袭击停我们的电！”

紧接着又是一片混乱。刘得旺一看这样乱闹解决不了问题，就站到一楼台阶上，仰着头大声问三楼的副局长：

“你是哪个？”

“我是副局长，请你组织好工友，要大家不要激动，安静下来听我把话说完。”

“副局长当不了家，说话算不得数。要你们局长出来。”刘得旺说。

“要局长出来！”大家跟着喊。

副局长一看局势难以控制，只好缩回会议室。不一会，正局长带着几位副局长全出来了，在三楼栏杆边站成一排，向楼下众人拱手示意，人群这才安静了下来。

“许钢的工友们，我是供电局的局长，今天是我们对不住你们了。我在这里向贵厂赔不是。我们已经向贵厂送电了，关于电费问题我们事后和你们厂领导商量着办。请大家回吧。”局长言辞恳切的这番话，让许钢工人们听了无话可说。本来自己厂欠了几百万电费，人家局长还赔了不是，况且又送了电，再闹下去就有点横不讲理了。又已到中午吃饭时间，大家也就准备往回撤。正当人流慢慢往外松动的时候，这时从外面开来一辆小轿车。

开车的是供电局办公室副主任，穿着公安制服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是派出所副所长，是供电局的女婿，搭便车回家吃中饭。他们不知道局里发生的事情，只见这么多许钢工人从大门走出来。无论怎么按喇叭，人流都不给让出道来。车上的人就有点恼火。于是副主任走下来，大声呵斥：“没看见车要进去吗？让出条道来！”前面的工人想让道也不行，被后面的人推着直往前走。副所长见工人们毫不搭理副主任的话，也从车上走下来，大吼一声：“你们反了！”并顺手掏出了手枪。

副所长没想到平时很管用的这一招眼下不仅不管用，反而触了众怒！工友们一窝蜂将小车围住，刘得旺冲民警大吼：“你是来抓人的吧，抓呀，这么多人你都抓去呀！娘卖×的，你们不抓贪官、坏蛋，只晓得对付平民百姓，算什么鸡巴本事！”

副所长年轻气盛，他哪受得这份气，一把抓住刘得旺的前襟，说：“抓的就是你！”

炉前班的汉子们见公安揪住他们的头儿，那还了得！便一齐冲了上去。刘得旺稍一使劲，挣脱副所长的手，举起铁棍就往小车上狠狠砸下去，骂道：

“娘卖×的，老子们饭都没得吃，看你们还坐小车威风！”

“推翻它！”炉前工一声吆喝，七手八脚就把小车掀翻了。副所长见好好的一辆车四轮朝天躺在那了，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他朝天开了一枪。可就是这一枪让事态彻底恶化了！

听到枪响，有人大喊：“公安抓人来了！”

后面的工人不知道大门外发生的事情，听见了枪响，又听说“公安抓人来了”，导火线顿时就点燃了。

“当面赔不是，背后喊公安来抓人，供电局，许钢人操你们祖宗十八代！”

“砸！砸碎供电局！”在一片骂声中，工人们转回身，向办公楼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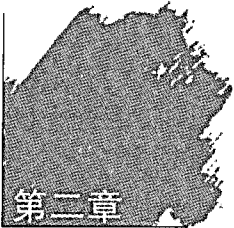
郭明其实早就跟着车间的工人来到了供电局，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

010 一边静观事态变化，一边不停地重拨楼厂长的手机，可恼的是那手机一直关机。原以为供电局长的态度让工人们消了气，大家往回走了。怎么大门外突然响起了枪声，难道公安真来抓人了？这么多工人红了眼往办公楼冲，郭明知道自己肯定阻挡不了。慌乱中他的头脑清楚一条：无论如何，不能让失去理智的工友们冲击供电局调配中心！一旦调配中心遭到破坏，全市政要办公、各大厂矿生产都会瘫痪！于是，郭明赶紧要孙红梅、叶小娜把动力车间的工人都叫到了一块，他带着几十个人站到了办公楼道通往调配中心的过道上，堵住了入口。

不到一刻钟，供电局办公楼一到五楼的办公室门窗、电话机，在一片砰砰叭叭的敲击声中，破了碎了……

在供电局被砸的同时，市政府大门外静坐着许港钢铁厂几百名家属、退休工人。他们将“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生存”的横幅标语高高地挂在电线杆上……

有着“许钢”标志的五十几台大卡车分别严严实实地堵住了进出许港市的三个路口和一个码头。市里的车子出不去，外面的车子进不来，一时间，许港市的大街小巷严重堵塞，交通完全瘫痪了，犹如一座死城。



第二章

[一]

许港钢铁厂的“停电事件”，立即惊动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甚至中央办公厅都知道了。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五点钟，省冶金厅厅长赵冶平接到主管工业的华副省长的电话，要他马上去省政府一号办公楼二会议室。

赵冶平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学的是冶金机械专业。他的父亲当过许港钢铁厂的第一任厂长、省冶金厅厅长。他自己在省冶金系统的口碑也很好，威望很高。已经当了十四年的厅长了。因为他的工作能力强，专业水平高，为人处事品行端正。省委组织部每年考察干部搞民意测验，赵冶平都是厅局级领导中呼声最高的。可不知为什么，他就是在厅长这个位置固定了再也上不去。“快六十的人了，站好最后一班岗。”这是赵冶平近年来常说的一句话。

省冶金厅在城南，省政府在城东。从南到东，小车要开二十几分钟。已是下午五点，到省政府会议室就快下班了。赵厅长心里明白，副省长这么急召见他，肯定是为许港钢铁厂的停电事件，他闭上双眼坐在小车后座上梳理着思路。

“厅长，到了。”司机将车停在省政府一号办公楼下，为厅长拉开车门。

“嗯，你在车里等着。”赵冶平下车，径直上楼去了二会议室。

会议室里只有华副省长和一名秘书，椭圆形办公桌上摆着七八个茶杯和几个装有烟蒂的烟灰缸，没完全掐灭的烟蒂还在冒着细细的烟雾。赵冶平断定这里才结束一个会议，而且这个会议与许港钢铁厂今天的停电事件有关。

“华省长好。”赵冶平上前与华副省长握手打招呼。

“请坐吧，赵厅长。”华副省长握了握赵冶平的手，示意他坐到对面去。

秘书为赵冶平倒了杯茶送上来，到旁边坐下，摊开笔记本准备做两位领导的谈话记录。

“你知道我请你来谈什么吗？”华副省长一脸严肃，劈头就问。

“知道。谈许港钢铁厂今天发生的事情。”赵厅长答。

“知道就好。你给我捅了多大个娄子明白吗？”华副省长面带愠色，端起杯子喝了口茶，稍稍平静一下，接着说，“这事闹得，连中央办公厅都惊动了！省委省政府领导都很被动。刚才省长召集省计委省经委省国资委领导开了个碰头会，本来想要你也来听听的，你没赶得上。”

赵治平见华副省长的脸色温和了一些，便试探着问：“领导们有什么指示？准备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该我问你这个厅长呢！”华副省长陡地提高了语调，目光直视赵治平。

赵治平心里格登了一下，端起杯子小小地抿了一口茶，稳了稳神，镇静一下情绪，然后笑眉笑眼地望着华副省长，无尽苦衷地说：“省长，说实话，我没法处理。许港钢铁厂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完全实施市场经济以后，这个厂就走下坡路，生产经营一年不如一年，这两年亏损尤其大，负债率达到百分之一百一十。工人们几个月都没领工资了……”“你为什么眼看着厂子垮下去不想办法解决？”华副省长厉声打断他。

“办法想尽。我看湘中钢铁厂走市场走得很好，领导班子很有魄力，就曾让他们兼并许钢。去年底湘中厂厂长带着十个人的考察组到许钢调研，他们全面调研后的结果是：许钢已经属于三无企业，湘中厂不同意兼并。”

“同样是钢铁厂，为什么湘中就能越办越好？你认为许钢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华副省长问。

“出在工厂领导班子上。以计划经济时期的观念、管理模式怎么能适应到市场经济中来呢？工厂是厂长制，负主要责任的是楼顶厂长。他这个人工作作风不行，群众口碑也不好，工人们对他的意见大得很。”

“许港市政府汇报说今天上午发生这么大的事故，他们始终找不到许钢厂的厂长，楼厂长究竟干什么去了？你跟我查清楚！既然他干不好，你们厅为什么不早点换下他？”

“换下他？谈何容易。几次想动他都不成。省长也许不知道，上面有他的……保护伞……”赵厅长欲言又止。这种敏感的问题，政坛老手都不会盘根问底，华副省长果然没有追问。只是告诉赵治平：

“这次的事件，省委那边也很重视，你就大胆地去处理。许钢厂的破产报告，刚才省委省政府各部门领导碰头会上已经通过批准了。只是政府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处理破产。得缓上三五个月。你的任务是，让许钢平稳过渡，在正式破产倒闭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千方百计让工人家家有饭吃，元旦、春节期间不能闹出静坐、上访一类事件来。”

赵治平这会才听出了个究竟：华副省长召见他，就是谈许港钢铁厂破产倒闭前平稳过渡的事情。他似乎轻松了许多，又好像更加沉重了。呆呆地坐着，半天没有吭声。

华副省长看了看表，说：“六点多了，赵厅长，就谈到这吧。我晚上还有个会议，就不留你吃饭了。你抓紧时间去处理许钢的问题吧。有事电话联系。”

赵治平起身向华副省长握手告别，心事重重地走出了会议室。

赵治平从办公楼出来，一脸的阴云。司机揣度这位老领导肯定挨了省长的